

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

西湖漫拾

钟敬文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西湖漫拾

钟敬文 编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ISBN 7-5059-2035-9/1266

出版日期：1993年出版

总定价：168元(全套)

目 录

自序	
莼菜	
钱塘江的夜潮	
海滨	
从西湖谈到珠江南岸	
重阳节游灵隐	
残荷	
怀林和靖	
想起五坡岭的母校	
寄北平岂明老人	
记一个台湾人	
悼西薇君	
幽怨	
一	
二	
三	
清水伙友	
谈乡下姑娘及其它	

● 钟敬文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西湖漫拾

据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版排印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自序

我来这里将半年了，日常应该做的职务，是上课和批阅同学们的艺作；但除了为人家尽力以外，尚有一些剩余的时晷，如果我不高兴去找朋友谈天，或到湖上耍子，那么，就轮到提起笔来，在稿纸上写些什么的工作了。这样的时间本不多，而我近来情思的枯竭和笔尖的迟钝，尤其是使自己都不绝地惊怪。这么一来，写下的，就只有一二十篇不成器的短文。除了几篇漫谈文艺的，预备收在另外的一个集子里去，其余大部份都算保存在这儿了。

我虽不是正式地住在西湖上的野庵水阁，但居留在这密迩于她的杭城，总算得上做个好友或近邻了。并且我的文章里，有几篇是专为她而作的，其它似乎也颇与她多少有点关系。因此，我就大意地借光她给我的小书做个幌子，——加冕在书名上。她如果不埋怨我褻渎的话，我要说在这里面，还包含着如许爱悦与留恋的情愫呢。

两三个月前，我曾写了一篇试谈小品文的随笔，在那里除了引用胡梦华君一段文字，来代替说明“什么是小品文”这个问题外，自己也拉杂说了点补充的意见，并把中国过去和现在小品作妄谈了一下，——要知道该文内容详细的朋友，可检看第三四九期的文学周报。前月无意中翻检厨川白村氏的出了象牙之塔，见中间有论 essay 一章，语意十分扼要而俏妙。当时很怨恨自己脑里太健忘，两三年前看过的书，不是再重新翻到时，竟一点残存的印象都没有。否则呢，在那篇小文里借它出马一下，不是多少

要使自己文章的轻薄性减一二分了么？现在在这里抄出它文中比较重要而有趣的一、二段。一方面自然算是补过，一方面似乎合我这个小丑的文集也还有点关系吧。

如果是冬天，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，倘在夏天，则披浴衣，啜苦茗，随随便便，和好友任心闲话，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，就是 essay。兴之所至，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德吧。也有冷嘲，也有警句吧。既有 humor（滑稽），也有 pathos（感愤）。所谈的题目，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，还有市井的琐事，书籍的批评，相识者的消息，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，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，而托于即兴之笔者，是这一类文章。他接着又写道：

在 essay 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，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人格底色采，浓厚地表现出来。从那本质上说，是既非记述，也非说明，又不是议论，以报道为主眼的新闻记事，是应该非人格底（impersonal）地，力避记者这人的个人底主观底的调子（note）的，essay 却正相反，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；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（personal note）。有一个学者，所以评这文体说，是将诗歌中的抒情诗，行于散文的东西。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，就无聊。作为自己告白的文学，用这体裁是最为便当的。既不像在戏曲和小说那样，要操心于结构和作中人物的性格描写之类，也无须像做诗歌似的，劳精敝神于艺术的技巧。为表不伪不饰的真的自己计，选用这种既是费话也是闲话的 essay 体的小说家和诗人和批评家，历来就很多的原因即在此。……

象这样甜美动人的文章，再抄下去，于我至少是比较在写自己的文字来得有趣味些；然而怕读者在这里所要求的是我这主人自家

丑陋的告白，别人的虽怎样高妙，是不大愿意多听的。何况他的大著在中国是矍然健在呢？上面两段文里所说的，有些在梦华君大作中，也有相似的话语；但不知怎么，从他老先生的笔下溜出来时，似乎总比较更有吸引人的魅力。

去年春间，当雨丝正繁，红棉将落的一天，我在岭表与杨振声先生谈论数年来文坛创作方面的成就。他说散文比较有好功绩，诗歌最为失败。此语和后来曾孟朴先生答胡适之先生信中所说不谋而合。近来许多时贤，都颇有同样的语调。大概至少我们可以说，新文学运动以来，散文——小品文——方面，有着相当的成功，这话总不至于大惹起人们过分的反对吧。

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说，散文，“这三四年的发展，确是绚烂极了：有种种的样式，种种的流派，表现着、批评着人生的各面，迁流曼衍，日新月异：有中国名士风，有外国绅士风，有隐士，有叛徒，在思想上是如此。或描写或讽刺，或委曲，或缜密，或劲健，或绮丽，或洗炼，或流动，或含蓄，在表现上是如此。”无论在思想上，在表现上，我们的作家，如果在他倾向着的那一面，能做到相当的圆熟，在我都是由心地钦佩的。但论到我个人特别的癖好，那似乎是在情思幽深不浮躁，表现上比较平远、清隽的一派。这没有什么多大的道理可说，大约只是个人性格环境的关系罢了。

我自己三数年来写的一些文字，也正如我所癖好的一样，在情思和风格上，大抵多是比较冲淡、静默的，——自然不敢说怎样深远而有余味。朋友们谓它没有强烈的刺激性，这就是个绝好的证明。但这点，我并不很想把它改换，——如果没有更重大的动机时。我所深恨的，是在这个范围内，我不能做到一两分的满意。浮浅，枯涩，荒芜，这些几乎成了我文章里必具的德性。虽然中间偶尔一星可爱的地方，也许不是绝对没有；可是从大体说来，总不能不算是个失败！所以致此之故，自然是很复杂，但学殖的荒落，才器的鲁钝，嗜好的丛杂，这可说是比较要紧的几端

了。

如果不是小峰兄殷殷地来信说喜爱我这种小文，并愿我快些写集成给北新出版，即使我还有勇气的自动的编出这个小集子来，怕也没有人就肯把它印行吧？对于他，我此时能用什么语言表示着幽深的谢意呢！

一九二九、二、一，大雪之后，
敬文自叙于杭州。

西湖的雪景

——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。

从来谈论西湖之胜景的，大抵注目于春夏两季；而各地游客，也多于此时翩然来临，——秋季游人已暂少，入冬后，则更形疏落了。这当中自然有其所以然的道理。春夏之间，气温和暖，湖上风物，应时佳胜，或“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，或“浴晴鸥鹭争飞，拂袂荷风荐爽”，都是要教人眷眷不易忘情的。于此时节，往来湖上，陶醉于柔婉芳馨的情趣中，谁说不应该呢？但是春花固可爱，秋月不是也要使人喜欢么？四时的烟景不同，而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；不过，这未易泛求于一般人吧了。高深父先生曾告诉过我们：“若能高朗其怀，旷达其意，……，揽景会心，便得真趣。”这是前人深于体验的话。

自宋朝以来，平章西湖风景的，有所谓“西湖十景”、“钱塘十景”之说，虽里面也曾列入“断桥残雪”、“孤山霁雪”两个名目，但实际上，真的会去赏玩这种清寒的景致的，怕没有很多人吧。四时幽赏录的著者，在“冬时幽赏”门中，言及雪景的，几占十分的七八，其名目有“雪霁策蹇寻梅”、“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”、“西溪道中玩雪”、“扫雪烹茶玩画”、“山窗听雪敲竹”、“雪后镇海楼观晚炊”等。其中大半所述景色，读了不禁移人神思，固不徒文字粹美而已。

西湖的雪景，我共玩了两次。第一次是在此间初下雪的第三天。我于午前十点钟时才出去。一个人从校门乘黄包车到湖滨，下车，徒步走出钱塘门，经白堤，旋转入孤山路，沿孤山西行，

到西泠桥，折由大道回来。此次雪本不大，加以出去时间太迟，山野上盖着的，大都已消去，所以没有什么动人之处。现在我要细述的，是第二次的重游。

那天是一月念四日。因为在床上感到意外冰冷之故，清晨初醒来时，我便推知昨宵是下了雪。果然，当我打开房门一看时，对面房屋的瓦上全变成白色了，天井中一株木樨花的枝叶上，也黏缀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。详细的看去，觉得比日前两三回所下的都来得大些，因为以前的虽然也铺盖了屋顶，但有些瓦沟上却仍然是黑色。这天却一色地白着，绝少铺不匀的地方了。并且都厚厚的，约莫有一两寸高的程度。日前的雪，虽然铺满了屋顶，但于木樨花树，却好像全无关系似的，这回它可不免受影响了，它也是雪落得比较大些的明证。

老李照例是起得很迟的。有时我上了两课下来，才看见他在房里穿衣服，预备上办公厅去。这天，我起来跑到他的房里，把他叫醒之后，他犹带着几分睡意的问我道：“老钟，今天外面有没有下雪？”我回答他说：“不但有呢，并且很大。”他起初怀疑着，直待我把窗内的白布幔拉开，让他望见了屋顶才肯相信。“老钟，我们今天到灵隐去耍子吧？”他很高兴的说。我“哼”的应了一声，便回到自己的房里来了。

我们在校门上车时，大约已九点钟左右了。时小雨霏霏，冷风拂人如泼水。从车帘两旁缺处望出去，路旁高起之地，和所有一切高低不平的屋顶，都撒着白面粉似的，又如铺陈着新打好的棉被一般。街上的已经大半变成雪泥，车子在上面碾过，不绝的发出唧唧的声音，与车轮转动时磨擦着中间横木的音响相杂。

我们到了湖滨，便换登汽车。往时这条路线的搭客是相当热闹的，现在却很零落了。同车的不到十个人，为遨游而来的客人还怕没有一半。当车驶过白堤时，我们向车外眺望内外湖风景，但见一片迷的水气弥漫着，对面的山峰，只有一个几于辨不清楚的薄影。葛岭、宝石山这边，因为距离比较密迩的缘故，山上

的积雪和树木，大略可以看得出来；但地位较高的保塔，便陷于朦胧中了。到西泠桥前近时，再回望湖中，见湖心亭四围枯秃的树干，好似怯寒般的在那里呆立着，我不禁联想起陶庵梦忆中一段情词幽逸的文字来：

崇祯五年十二月，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，余拿一小舟，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，看雪。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水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，炉正沸。见余大喜，曰：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”拉余同饮，余强饮三大白而别。问其姓氏，是金陵人，客此。及下船，舟子喃喃曰：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！”（湖心亭看雪）

这时不知湖心亭上，此刻尚有此种痴人否？车过西泠桥以后，暂暂驶行于两边山岭林木连接着的野道中。所有的山上，都堆积着很厚的雪块，虽然不能如瓦屋上那样铺填得均匀普遍，那一片片清白的光彩，却尽够使我感到宇宙的清寒、壮旷与纯洁了。常绿树的枝叶上所堆着的雪，和枯树上的很有差别。前者因为有叶子衬托着之故，雪片特别堆积得大块点，远远望去，如开满了白的山茶花，或吾乡的水锦花。后者，则只有一小小块的雪片能够在上面黏着不堕落下去，与刚著花的梅李树绝地相似。实在，我初头几乎把那些近在路旁的几株错认了。野上半黄或全赤了的枯草，多压在两三寸厚的雪褥下面；有些枝条软弱的树，也被压抑得欹欹倒倒的。路上行人很稀少。道旁野人的屋里，时见有衣着破旧而笨重的老人童子，在围着火炉取暖。看了那种古朴清贫的情况，仿佛令我暂时忘怀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纷扰、繁遽。

到了灵隐山门，我们便下车了。一走进去，空气怪清冷的。不但没有游客，往时那些买念珠、古钱、天竺筷子的小贩子也不见了。石道上铺积着颇深的雪泥。飞来峰疏疏落落的著了许多

雪，清冷亭及其它建筑物的顶面，一例的密盖着纯白色的毡毯。一个拍照的，当我们刚进门时，便紧紧的跟在后面，因为老李的高兴，我们便在清冷亭旁照了两个影。

好奇心打动着，使我感觉到眼前所看到的之不满足，而更向处境较幽深的韬光庵去。我悄悄地尽移着步向前走，老李也不声张的跟着我。从灵隐寺到韬光庵的这条山径，实际上虽不见怎样的长，但颇深曲而饶于风致。这里的雪，要比城中和湖上各处都大些，在径上的雪，大约有半尺来厚，两旁树上的积雪，也比来路上所见的浓重。曾来游玩过的人，该不会忘记的吧，这条路上两旁是怎样的繁植着高高的绿竹。这时，竹枝和竹叶上，大都著满了雪，向下低低地垂着。四时幽赏录山窗听雪敲竹条云：“飞雪有声，惟在竹间最雅。山窗寒夜，时听雪洒竹林，淅沥萧萧，连翩瑟瑟，声韵悠然，逸我清听。忽尔回风交急，折竹一声，使我寒毡增冷。”这种风味，可惜我们是没有福分消受的。

在冬天，本来是游客冷落的时候，何况这样雨雪清冷的日子呢？所以当我们跑到庵里时，别的游人一个都没有，——这在我们上山时看山径上的足迹便可以晓得的——而僧人的眼色里，并且也有一种觉得怪异的样子。我们一直跑上最后的观海亭。那里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，亭前的树上，雪著得很重，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。旁边有几株山茶花，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。那花朵有些堕下来的，半掩在雪花里，红白相映，色彩灿然，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，清而不寒；因而联忆起那“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”的佳人来呢。

登上这亭，在平日是可以近瞰西湖，远望浙江，甚而至于那缥缈的沧海的，可是此刻却不能了。离庵不远的山岭、僧房、竹树，尚勉强可见，稍远则封锁在茫漠的烟雾里了。

空斋蹋壁卧，忽梦溪山好。朝骑秃尾驴，来寻雪中道。
石壁引孤松，长空没飞鸟。不见远山横，寒烟起林杪。
(雪中登黄山)

我倚着亭柱，默默地在咀嚼着鱼洋这首五言诗的清妙；尤其是结尾两句，更道破了雪景的三昧。但说不定许多没有经验的人，要妄笑它是无味的诗句呢。文艺的真赏鉴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！

本来拟在僧房里吃素面的，不知为什么，竟跑到山门前的酒楼喝酒了。老李不能多喝，我一个人也就无多兴致干杯了。在那里，我把在山径上带下来的一团冷雪，放进在酒杯里混着喝。堂倌看了说：“这是上顶的冰其淋呢。”

半因为等不到汽车，半因为想多玩一点雪景，我们决意步行到岳坟才叫划子去游湖。一路上，虽然走的是来时汽车经过的故道，但在徒步观赏中，不免觉得更有意味了。我们的革履，踏着一两寸厚的雪泥前进，频频地发出一种清脆的声音。有时路旁树枝上的雪片，忽然丢了下来，著在我们的外套上，正前人所谓“玉堕冰柯，沾衣生湿”的情景。我迟回着我的步履，旷展着我的视域，油然有一脉浓重而灵秘的诗情，浮上我的心头来，使我幽然意远，漠然神凝。郑絮对人说他的诗思，在灞桥雪中，驴背上，真是怪懂得趣儿的说法。

当我们在岳王庙前登舟时，雪又纷纷的下起来了。湖里除了我们的一只小划子以外，再看不到别的舟楫。平湖漠漠，一切都沉默无哗。舟穿过西泠桥，缓泛里西湖中，孤山和对面诸山及上下的楼亭房屋，都白了头，在风雪中兀立着。山径上，望不见一个人影；湖面连水鸟都没有踪迹，只有乱飘的雪花堕下时，微起些涟漪而已。柳宗元诗云：“千山飞鸟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我想这时如果有一个渔翁在垂钓，它很可以借来说明眼前的景物了。

舟将驶近断桥的时候，雪花飞飘得更其凌乱，我们向北一面的外套，差不多大半白而且湿了。风也似乎吹得格外紧劲些，我的脸不能向它吹来的方面望去。因为革履渗进了雪水的缘故，双足尤冰冻得难忍。这时，本来不多开过口的舟子，忽然问我们道：“你们觉得此处比较寒冷么？”我们问他什么缘故，据说是宝

石山一带的雪山风吹过来的原因。我于是默默的联想到知识的范围和它的获得等问题上去了。

我们到湖滨登岸时，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。公园中各处都堆满了雪，有些已经变成泥泞。除了极少数在等生意的舟子和别的苦力之外，平日朝夕在此间舒舒地来往着的少男少女，老爷太太，此时大都密藏在“销金帐中，低斟浅酌，饮羊羔美酒”，至少也靠在腾着红焰的火炉旁，陪伴家人或挚友，无忧虑地在大谈其闲天，以享受着他们“幸福”的时光，再不愿来这风狂雪乱的水涯，消受贫穷人所惯受的寒冷了。

——一九二九年一月末日写成。

莼菜

当我将离粤北来之际，颉刚先生给我设席饯行，在筵上他告诉我说：“钟先生此时到杭州，还赶得及吃到西湖特产的莼菜呢。”

我是个生长在贫寒家庭里的子弟，对于饮食之事，从来未大考究过，只要不粗恶到不堪入口的东西，我都能享用。但他那时的话，却很打动了我的心。因为我立刻在脑子里记起了晋书里所载的一段佳话：

张翰，字季鹰，齐王辟为东曹掾。因见秋风起，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。曰，人生贵适意，何能羁宦数千里，以要名爵乎？遂命驾而归。

当时和后代的人，都称赞他会见机于未然，后来不致受祸。但我却爱他这种独往独来，不为外物所拘束的精神。我自幼就喜欢历史上这个故事，骤然听到自己将可以在西子湖边，吃到那故事中被人艳称的莼菜，自然不免怀抱着相当的高兴了。

我到这里的第二天，同事许君请我在一家酒楼上喝酒。他以我是新到此地的客人，要教我尝一尝本地风光的菜色。于是我便吃到了西湖特产的莼菜。不知是否不新鲜的缘故，或者是烹制得不得法，我觉得这有名的菜色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可喜的味道。当时虽没有说出口，但心里觉得此次来时，在福州某酒馆中所吃的芦笋，还要比此更为佳美有韵味。不久毅生先生请我和承祖君吃饭，席上也有此品；然风味似较第一次所吃的稍为佳胜，转觉

得前次所感味到的，有些不很正确了。倘湖山于我有情，明年莼菜初上市时，饱餐这新品之后，感觉到的，不知复将如何？

关于莼菜的说明，可惜此刻手头无书可参检，只能引出辞源中一条简略的记叙于下：

蔬类植物，江浙湖泽中产生尤多。叶椭圆形，有长柄，茎及叶背，皆有黏液被之。可以为羹。夏日开红紫花。亦作莼，一名水葵。

又西湖快览植物门中也有几句说：“莼产西湖。自春徂夏，取之不竭。今湖上各酒家，皆有制汤供饮，值亦不昂。”在古书的记载上，我所记忆的如齐民要术云：“四月莼生，茎而未叶，名雉尾莼，芽甚肥美。”宋书·五行志载晋庾义在吴时，吴中童谣曰：“宁食上湖苳，不食上湖莼。”清王士禛有采莼曲四首，其第三首云：

采莼临浅流，采莲在深渚。

欢似莼心滑，那识莲心苦？

这些零碎的记述，自然都不能教我们满意；然在无法中，随便抄出这一点，也许可略使未见过和未吃过它的人，知道点梗概。将来如有机缘，让我来写详细的莼菜考，或西湖莼菜记。

因在此吃莼菜，颇联想起故乡中的一、二种野菜。我的故乡，是在南海之滨的一个僻县里；虽然是块略濒于波浪之国的地方，但田园的风调，却未曾全失去。许多普通的植物，如薯、麻、瓜、豆之类，在那里也一样生长着。大约是炎热的夏季吧，园里的麻茎，都抽茁出碧绿的嫩叶，家人合邻里的农妇们，赤着足，头上戴竹笠，在太阳微斜的午后，一伙儿嬉嬉笑笑的到野外去采撷。回来时，太阳已涨红着脸孔，将下山去了。大家忙着把采来的麻叶放到镬里去烹煮。等到灯光在厅堂上灿然时，一碗一

碗暗绿而带有黏性的“麻引”羹，——乡人这样称呼它；盖“引”，方言谓植物之嫩芽也。便放在我们的面前了。煮这种野菜时，常和以螃蟹、虾，或其它的海味。然在农家则多没有这种配合，只干把它和水煮着吃而已。

种豆之目的，本来只在收成其实，其实，它的叶也正是一种很好的野菜。我们家乡的豆类，有绿、红、白等称呼；还有一种所谓“雪豆”的，结实的时节，必在严寒的冬天，把“雪”为名，原因也许就在此，虽然我们那里，所谓“雪”这东西客气点可说是不容易有，否则呢，简直也可谓全没有这种别致的怪物呢。上面所说的各种豆类的叶都可以作蔬，每到了西风扇凉，天日晴朗的秋天，常常有些农家妇孺，把它采撷了装在小竹篮里，提着上街唤卖。我们家里所吃的，大都是我的嫂子们自己赴田野里采回来的。烹煮时，多和以猪肉。我特别爱吃这种野菜，在家时，往往到了那时节，便要央求嫂子们出去采摘。我幼年时是很怕羞的男孩子，但为了自己爱吃的缘故，有时不能不忸忸怩怩地，杂在她们那些少妇少女们的群中，上清旷的田野去同采撷这种野菜。

几年来飘泊地在外边过着日子，故乡的野菜，是无缘再尝味了。有时心里想到了，虽免不了同张季鹰一样的叹息，但我那里能像他那样去住自由呢？最近二三年来，故乡日陷于兵戈扰攘之中，不要说田野里的麻豆，会给无情的炮火烧炙死，恐连种植它的农夫们，也多半已死亡或流播失所了！我也知道这是大时代中不容易闪躲的现象；并且年来一切如重涛叠浪似的悲感，已把我锐利而脆弱的神经，刺激得麻痹破碎了，但我仍然不免有些戚然，当我无意地想起了这今昔悬殊的景况。在理论上，在事实上，我都能够承认牺牲少数，以成全多数的作为是对的，但我有时总要觉得一两个人的被残杀，——姑无论是“罪该万死”，抑或是“无妄之灾”——和十数以至千百人的被残杀，在质地上是一样的可悲可怜，虽然在数量上有着个很大的差异。我自己僭妄地在这种观念，戏呼为“生命的平等观”。这自然是太迂远了